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第四輯

美國的法西斯組織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606.35/1

法西斯組織的國務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第四輯

23. 二月

美法西斯組鐵

國間問題參照資料第四輯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版

目 錄

『大美利堅主義』	克里格
美國的法西斯組織	白 蘭 九
美國式的中立	培勒氏評論報 一三
黑人在『自由美國』	愛倫堡 一八
美國黑人問題	小 今 二八
統一行動以爭取人民綱領之實現	但尼斯 三九

「大美利堅主義」

阿瑟·克里格作
汪溪譯

編者按：本文係去年十月發表於英共申委杜鵑主編之工人月刊上，對於美國擴張政策，作了精闢的分析，這對於我們了解美國如何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是很有幫助的。

當美總統麥克卿里（McKinley）正準備與西班牙作戰，奪取菲律賓羣島與古巴島時，參議員羅琪（Lodge）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他相信總統已被爭取到『我們共同希望的「大美國」政策』方面來了。

此『大美國』政策自最先提倡者倍雷（Perry）之時代始，即一貫地成爲美帝國主義集團之夢想。其代表人物，雖非全部却是最多地發現於海軍部及共和黨中。人們可想到的，該政策之創始者，常比其後來之繼承者在表達意旨上更爲笨拙。例如夏威夷艦隊之杜盤上將（Du pont）曾於一八五一年宣稱：『夏威夷羣島可成爲我們在全太平洋中最重要之獲得物——那與我們海上商業與海上優勢有着極密切聯繫的獲得』。而今天，

人們經常習慣於按照杜魯門總統全春的說法，用着『取得世界領導權』而不說『商業及海上優勢』了，但其意向之主要相似點，却極明顯。

對於成為『大美國』政策之一部份的基地問題上，倍蓄也很爽直。他說：『我們不能設想放棄增加權力之野心，因為那是國家之成功，所自然地依附着的。』並且，當倍蓄指出『我們最大的海上勁敵——英國』如何地在增加它『築防地區』之數目時，他呼籲着：『時不宜遲，應即採取有效措施，以獲得足夠數目的『避難』港口』，『勇敢的』倍蓄一面說，一面即按其自己之意旨，找到了這樣一個『避難』港，在接近中國與日本的小笠原羣島。

如果說，當時的倍蓄，並不會使國會全部接受其計劃，則今天在美國國會中，作為此政策之發言人而肆聲者，却是很多了。一年前，衆議院海軍委員會，曾擬製在太平洋區域東西南北的幾乎每個國家內，建立美國海陸空軍基地的計劃。同時，衆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六位議員，在觀察過太平洋地區並與麥克阿瑟將軍痛飲歡宴後，攜帶回國的是如下意見：『據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每日電訊所刊載』美國必須有強大而能運動的兵力駐在太平洋，以抵制『蘇聯在該處覬食之威脅』，以避免『在朝鮮和阿拉斯加、另一「珍珠港」之危險。』

『我們被威脅』的叫囂，會在一百年中，成為『大美國』政策發言者掩飾其『海上與商業優勢』之野心時所喜用的藉口。例如，不值倍蓄曾用之。當一九二〇年，哈丁總統

(Harding) 在孤立主義的浪潮中上任時，也會宣稱：『太平洋受着各種威脅，這對我們極相關切。在那裏，我們的領土興趣是很高的。太平洋對我們絕非生疏，而其彼岸，我國人民，也並非不知道的。』自然，哈丁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主要倡導者，但『太平洋上的威脅』，對於取得一九二二年在九國公約上寫下的諸原則是很有幫助的。由此可見，貝納斯在巴黎也大彈『平等』之調而世界其他各國却毫無反應，又何可怪呢？

雖有時在記載上被遺漏，但却值得在此與哈丁併提出的，是美國領袖們所倡導的『孤立主義』，從不會是從太平洋或拉丁美洲之『孤立』，而只是從歐洲的『孤立』。並且，近代主要的共和黨孤立派，在某些階段從不忌諱讚揚那些曾經倡導『大美國』政策的共和黨重要人物，如外布斯特 (Webster)、西瓦德 (Seward)、倍蓄，和麥克·摩里之流。

同時，也不要忘掉民主黨。第一個命令美國海軍艦隊航行中國領海的，便是民主黨總統范布雷 (Van Buren)——雖然他還不會像今天美海軍之縱橫地航行於揚子江中。另外，最後為併吞夏威夷羣島準備好基礎的，也是民主黨總統克里蘭。

派遣傳教士任駐華使節，也未必給東方人民任何保障，以抵制『大美國』政策的倡導者。約在九十年前，第一位教士任駐華使節的派克博士，就忙於『促進』美國與台灣之貿易，他決定最簡單的辦法是佔領大沽口作海軍基地，並使一海軍軍官保持着美國花

旗之飄揚。他寫信給國務院，籲請併吞該島，希望「政府不會躲避此行動，因為從對台灣關係上說，是一件於人道、文化、航行、及常識諸方面皆相關聯的事」，人們更不會忘掉，麥克阿瑟總統，在與西班牙作戰時，曾告記者們，他竟禱告了一整夜，方見到了引導他去併吞菲律賓羣島以解救其居民的神光。

簡言之，這就是過去和現在的『大美國』政策之目的及其宣傳技巧。如果還有人懷疑今天美國在太平洋的政策及其『世界領導權』間之聯系時，那末，西瓦德——林肯總統對手的國務卿的鬼魂，會回答說：美國必須成為統治海上王國，而太平洋必為世界問題的主要戰場。

自然，即使在美國國內，從不乏反對這種政策的人。麥克阿瑟即遭到一部份忠實於林肯的傳統的共和黨人之反對。一個民主黨國會議員得知美國併吞夏威夷後，他即表示不解何以當美國僅有三百萬人口時，不需要這多火山又多石頭的羣島作為防禦，而當人口已增加至七千萬時，這些島嶼却成為不可少的了。即在今天，很多美國人也似乎不高興麥克阿瑟將軍，例如參議員潑貝爾在日本及希臘問題上，曾指責美軍變成『王權與反動的代表』，同時，華萊士也曾寫道：『我們已成了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我們自己任何關於繼續加強防務的談話，在其他國家看來，都是虛偽的。』

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急進政策，主要的，只有兩種可能的前途：或者按照聯合國的辦法解決東方的及太平洋的問題，也就是，主要地通過美蘇之合作（因今天他們是遠東及

太平洋上的兩個主要強國）。否則，即是美國採取獨自的政策，像日本會試驗過而失敗一樣地企圖取得對東部地區之控制。從此點看來，人們可清楚了解，麥克阿瑟政策之危險，還不僅在於保護日本之反動，而更加於他反對組織聯合管制日本委員會，阻撓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決定之遠東委員會之成立，而在以後，更毀壞該組織機構。從所獲得的事實中，已清楚地說明，麥克阿瑟毫不在乎聯合國，却只是野心地想建立一個『大美國王國』。雖然他是位將軍，他却顯然是倍嘗的學生，同時，作為一個主要的共和黨員的麥克阿瑟，是保持着該黨最醜陋的傳統的。

麥克阿瑟對英政府的意見，正像他對蘇聯的意見一樣的毫不尊重。英國與蘇聯的土地改革計劃，被決然地拒絕了。兩國職工會的建議也遭受蔑視。英國與挪威從日本索取的當做戰爭賠償的一批捕魚船隊，也被麥克阿瑟轉還給日本政府。他是想使日本在捕魚業的競爭中，居第一位。

當日本失敗之際，美國太平洋急進政策的倡導者，認為是無比的時機來到了。日本在太平洋上已下場，美國由於收復了東南亞洲，雙手『已滿』；中國則正處於內戰之中，因蔣介石曾急不及待日本投降，便開始向民主地區進攻了。這點，對美國是有雙重利益的！因為一方面中國不可能對任何重要問題，保持其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可支援反動派，得以抬高其索價。

急進政策的第一機會，是當戰爭結束時美軍散佈各處；日本、朝鮮南部及會為日本

委任統治的太平洋諸島，美軍曾經是而且現在仍是全部佔領的。此外還有駐華的美軍（一九四六年春魏特梅耶將軍指揮下，有七萬五千人），及駐菲島的美軍（即在菲島宣佈「獨立」後，仍有九萬人）。美軍高級官員的商業經營，是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所習慣和更為公開。麥克阿瑟已成菲島的大商人，而他却非無偶的。

日本方投降時，即傳出了關於大商業交往，關於儲存在朝鮮的原料之買賣，以及在菲島的將軍們購置田產的種種消息。最近，華爾街日報駐東京特派記者曾報導稱：在日本已有五千餘商人，想在商業及投資上，爭取重要地位。而佔領軍當局正在為美國的商人準備其立足地。該報並繼續稱：在國務院解散日本大托拉斯的計劃中（只有最大的三四十個，是在被解散之列），規定其股票將在公開市場上出售，這就給美國的購買者，準備了極好的機會。同樣辦法，也將施諸朝鮮南部。

最後，一九四五年英美在東方的互相諒解——英國主要勢力範圍在東南亞洲，而太平洋及中國則主要是美國的——也給予美國的急進政策以新的方便。麥克阿瑟與蒙特巴頓指揮上的分工，顯示出他們軍事上的「諒解」。摩吉爾在某次紐約宴會上，繼福爾頓之後起立演說稱：「日本幾乎全部是由於美國武器被擊敗的。」這也就是麥克阿瑟——魏特梅耶信條之主要點，中國八年的抗戰，以及蘇、英、印、澳等國對推翻日本之貢獻，全被抹煞了。

由此，人們即可了然，何以標榜的「大美國」政策的標榜者們，那樣強烈的反蘇，

並那樣關切地抵制對蘇之敵意了。因為在當時蘇聯是唯一的強國，願意保證和平，支持太平洋和遠東人民的政策的。人們更可以明白，何以對蘇聯的『威脅』，描寫得如此緊要，因為『大美國』政策的倡導者必以其種『威脅』為其根據，而舊的英國或日本的威脅，在今天已過時了。

但是，『大美國』政策的前面，正橫着困難。

首先，勿論一九四五年的協議如何，美國資本是不知境界的，現已開始從蘇門答臘得了石油租借地，並在印度佔了立足點。英國資本也是不知境界的，把工業限制於英國而就能統治遠東的時代已過去了；因而英國那佔資本與印度商人交易，在澳洲建立工廠，爲了應付將來的英美商業戰。美國資本，起初曾標出『中美公司』作為在太平洋貿易上最好的賭注，但其熱忱因延續的中國內戰而冷淡，並更多地轉向日美合資的辦法了。

其次，是遠東如太平洋的各民族。美國武器給日本和菲律賓島製造了反動政府，同樣地，以武器和財收，正在中國與朝鮮試行着。爲了支持這些反動政府及旁邊的反動政策，也爲了唬嚇這些民族，曾扮演了一場比基尼原子彈試驗（爲何要在比基尼？只爲表示太平洋已是美國的內海了）當試驗並不成功時，據說將軍們還在談論以後還會有更可怕的原子弹等等。

但是太平洋上及遠東的各民族，曾在近年內寫下了抗日鬥爭運動的歷史，他們不會

害怕，正像中國事件所表現的，他們將繼續創造歷史。這些民族的和聯合國的道路是會勝利的。目前「大美國」政策的倡導者們，將比他們的先烈更不光彩地。走進歷史的審判庭中去。

美國的法西斯組織

白 蘭

美國法西斯的活動，在戰後不僅未隨德、意、日法西斯的失敗稍形斂跡，相反的却愈來愈囂張了。羅斯福時代逮捕的法西斯份子，不僅大部份未判罪，而且在去年十一月，美國法院已決定全部釋放了。從這一點我們便可窺見美國政府對於法西斯的態度以及法西斯的活躍。

除去法西斯份子，美國還有不少法西斯組織，這些組織除了過去所謂『銀衣社』、『白衣武士團』、『基督教員團』、『美國第一委員會』、『美國全國廠商協會』、『美國民主全國委員會』等等外，要算一年以前秘密組織的『美國行動會』勢力最大了。贊助人包括美國著名孤立主義者伍德（為美國第一委員會主席，並為美國數大百貨公司董事長），杜邦（為美國最強大獨佔集團杜邦（DuPont）公司董事），韋爾（鋼鐵業鉅頭），麥克米克（著名反動報紙芝加哥論壇報發行人），哈特（資本家反動組織『

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積極擁護佛朗哥者之一），以及著名親德飛行家林柏等，廣可說是集反動份子之大成。這個組織成立後第一個目的就在協助共和黨反動政客當選，以便控制國會，為此工作，該會已籌集了一百餘萬元，在人選上，不消說共和黨中有名反動分子杜威、塔虎脫、范登堡，布里克之流，最中他們的意。

美國行動會還有個外圍組織，叫做『工具主聯盟』，主要是用來籠絡小資產階級為其所用。

美國行動會在宣傳上與全世界以及美國其他所有法西斯組織一樣，雖然花樣翻新，不擇手段，有一點却永遠不變，就是『反共』『反蘇』，對於所有不合意的人，都稱之為共產黨員。該會贊助人之一的哈特曾經以他的名義發表一文，主張美國所有共產黨員，法律上的地位都當剷除，非美國公民的共產黨員，都應全部驅逐出境，與共產黨合作者當處終身監禁或放逐荒島。該文並肯定聯合國一定不能成功，主要理由是：因為蘇聯是會員國。同時主張與蘇聯斷絕一切經濟關係。諸如此類荒謬絕倫的主張，在美國自由散佈，這也可看出，在美國法西斯實在享有充分的『自由』。

法西斯的宣傳家除了反共反蘇方針不變，為了服從自身的利益還要提出各個時期的口號，譬如過去不願羅斯福第四次當選總統時，他們便提出要『民主』；當他們想阻止美國參加反法西斯陣營時，便高叫『美國第一』，表示他們『愛護』美國不願捲入戰爭，但當參加戰爭與軍火老板們帶來大批利潤，而且擴大了市場，他們便改叫『愛國』了。

，就是說他們擁護『愛國』戰爭，現在愛國戰爭勝利了，又怎麼辦呢？只要看美國國會行動吧。他們目前極力宣傳的是『美國主義』，美國主義的內容是：反對外國，反對蘇聯，反對英國，反對猶太人，反對聯合國，反對勞工，反對工會……在作法上，自然會擇弱者為他們首先反對的對象，而他們的唯一理想就是走希特勒道路，把全世界據為已有，基督教員國首領麥克威廉就曾公開的主張：在美國應「施行希特勒在德國所應用的手段和制度」，美國國會議員柏德曼也曾指出（去年十一月在華盛頓廣播）：在美國不少人使用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爾所慣用的手段。共和黨國會議員塔虎脫還公然反對懲處戈林以及許多法西斯戰爭罪犯。

以上這些事實，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法西斯份子的猖狂。再從另一件事實，我們更可以說明美國法西斯勢力的膨脹是有着它的基礎的。

誰都不會忘記，戰爭結束以來，在國際政治上美國當做唯一法寶使用的原子彈吧？不等美國使用得是否成功，而原子能若能應用得好，的確會造福人類將世界推向前一步，可是，今天美國的原子能却控制在三個獨佔集團之手，這三個獨佔集團便是：國際鏑鈾集團，威斯丁好氏（Westing House）電機公司，杜邦（DuPont）集團。國際鏑鈾集團，擁有資本主義國家所有的鏑礦與鎔礦，威斯丁電機公司的任務是從礦石中提煉鏑，為此工作美國政府允許的條件是不再委託別家公司提煉，該公司的代表並有參與原子能秘密研究之權。杜邦化學公司是擔任原子彈的製造，美國政府已尤其無限期的擔任

此項工作，並允許當原子能應用於工業時，該集團可以專利三十年。

我們知道，取得原子能，是要經過極複雜的過程，非高度工業化與資力雄厚的國家不能勝任，同時還受着原素的限制（目前只能由鈾的分裂獲取），因此，可以說，目前除蘇聯範圍以外，世界上可以獲取原子能的條件大部被美國這三大獨佔集團所控制了。經濟上的獨佔與政治上的法西斯化是不可分離的，這些強大獨佔集團的頭子事實上就是法西斯的頭子或后台老板，美國政府今天依靠着這些集團，反過來自然就要為這些集團服務，由此我們就不難了解為什麼原子能目前未應用於和平建設，却成為美國政府用作威脅世界善良人民的工具。同時，也就不難明白美國對內對外的政策何以愈來愈反動，而且使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們都不得不提防着美國侵略者的魔手，終有一天會伸到自己的頭上來了。

美國式的中立

密勒氏評論報（十二月廿一日）

柯柏年譯

我們這星期收到了對於美國戰後在華的荒唐的活動之「暴露」，牠是我們直至今天爲止所看到的最完全的，由左派的民主的遠東政策委員會在紐約印刷的，說美國和國民黨在迫害着中國共產黨。所列舉的事實，暴露了美國政府底混亂的、不誠實的、和詐騙政策，該政策定然使大多數美國人爲了他們的政府而十分羞恥。

該委員會認爲這一切都是美國懷着惡意而企圖奴役中國人民之陰謀。……我們同意說我們的官員底圖謀既不光榮，而且危險。我們將歸之於這一事實，即不幸我們有一位能力頗有限的人物當大總統，而在他週圍的人物，是一羣凡庸的「唯唯」的人物，他們也知他自己一樣不能理解中國情況之嚴重性。這些人物在國內和國外戰線上繼續犯錯誤墮入於各種陷阱中；而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想要美國國旗飄揚全球的那些軍人們，使得他們陷於驚慌失措的地步。